

散
文
集
汇
萃

乡城

朱卫军 著



人民交通出版社

China Communications Press



乡 城

朱卫军 著

人民交通出版社

作者简介

朱卫军,虎年生於蒙山沂水边的小村,曾务农、求学、打工、为官。业余创作,省作协会员,诗集《故土的情韵》、散文集《故土的馈赠》,写故乡中的生命、生命里的故乡。获奖作品若干,多半并非得意之作。

万物自然为性,笃信天道酬诚,人生哲学正如润之先生教导: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为人夫,为人父,这些沉甸甸的牵挂,倒成了生命的皈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城 / 朱卫军著. —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 2004.5
ISBN 7-114-05050-X

I. 乡… II. 朱…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3104 号

乡 城

朱卫军 著

责任校对: 戴瑞萍 责任印制: 张 恺

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13 北京和平里东街 10 号 010-64216602)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明十三陵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75 字数: 140 千

2004 年 4 月 第 1 版

2004 年 4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 册 定价: 15.00 元

ISBN 7-114-05050-X

乡城中的乡愁

春雨润着京城，我很想家。

我又去翻二哥的《乡城》，乡愁却浓浓地袭来，就像故乡傍晚的河边，树林中升起的雾气。

就是沂河边的那个小村，去了大概就不想了吧。多少次想着回去，在坍塌的老宅旁造个不起眼的房子，把儿时的西园栽满自己喜欢的树，春天里也有了像后院李家那样早早粉了的杏花，然后就是锦簇的棠梨，三姑和小凤那样漂亮的女孩都会跑到树下嬉戏，妈妈则会她在她喜欢的洋槐下梳头一想爸爸的时候，她总是这样。

托克维尔说，有理由相信美国人的爱国心是基于对故乡的眷恋。贺拉斯则用拉丁文写道：“我的愿望是：不大的一块田，宅旁依着园，一泓潺潺的泉水，一片静静的树林。”乡愁，无论是否美丽，都会那样氤氲地留存在记忆的湖畔。士大夫的归农情结、艺术家的山水写意，朱自清的《背影》、沈从文的《边城》，都弥散着浓浓的乡愁。

我在苏格兰的高地发呆时，几只天鹅出奇悠闲地飞过，我就想起了家乡南归的大雁，想起了村北池塘冬天冰上转稳了的陀螺，想起了妈妈生病时有气无力的轻咳和安慰爸爸的浅笑。乡愁的醇澹不会让你落泪，让你落泪的还需要些时间才能溶入乡愁。

有妈妈的日子，爸爸一直在外地教书。爸爸回来的时候，妈妈就差儿子去老社打酒，老社的掌柜是爸爸的好友，他的故事大人总是着迷。他的四个如花似玉的女儿的婚事一直主导着村里的新闻。多少年后回忆那段时光才恍然明白，在女人的美丽中，眼波微笑娇怨嗔拳，都弥足珍贵。爸爸喝酒的时候，妈妈习惯依在里间的

门口看他，双手袖在棉袄的袖口中，幽怨地站着。农历甲子秋的那个雨天，妈妈走了，乡愁就雾似的升起在我记忆的湖畔，妈妈就那样幽怨地站着，双手袖在棉袄的袖口中。

乡愁的确就像前面的雾，永远离开着，永远无法进入其中。二哥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拿起笔来，而他涂抹的总是形影不离他的乡愁。乡愁给了许多人一种宁静的归属，却使艺术家感到冲动和不安，他们试图通过创造、通过追忆揭穿乡愁的面纱，在记忆的湖水中狗刨。二哥《故土的馈赠》、《故土的情韵》，他灵魂的欢欣和心智的乐趣，都饱沾了乡愁的浓汁。

生命需要自己的故乡，因为灵魂需要皈依。二哥在追寻着自己的梦，这不是远大的理想，不是病态的目标，他需要梦在他生命的海天一色中指导他的理智，左右他的情感。作家永远无法直接面对现时的真实，无论这种真实如何爽心悦目；作家需要想象的天空和翅膀、需要精神的后花园、需要生命的故乡。

二哥的乡愁是他的财富，更是他的负担，他就这样沉甸甸地背着，并乐此不疲地飞翔和继续飞翔。

朱卫国

甲申初春，北京干杨树

目 录

第一辑 热土情怀

沂蒙魂	3
厚土	10
河祭	12
乡情	14
故园风景	16
消失的苇塘	19
沐浴乡村的秋意	22
家乡的宴请	24
魂系大青山	26
沂蒙之崮	29
情系孟良崮	31
沂河风景线	34
诗意茶山	36
感悟沭河	38
乡野的风	40
追梦河源	42
家事絮语	44
母亲	47
故土情结	49

山里的故事	51
乡村回忆	55
解放军拉练到俺村	62

第二辑 城市笔记

从乡村到城市	67
心,在城与乡之间游荡	76
感觉城市	78
靓丽的城市	80
窗外的白杨树	82
十年后的聚会	84
人生随想	86
走出冬天的童话	88
心灵的憩园	90
雨缘	92
自嘲	94
感悟婚恋	96
忆旧的美丽	100
寂寞的别墅	102
永远的影子	104
伤痛的爱何时能够抚慰	107
苏小林的故事	111
设计浪漫	114
窗外	116
爱是一条河	118
渴望透明的人生	120
追求时尚的女人们	122

成功与失败	124
城市广场	126
黄包车	128
平壤印象	131
敦煌的魅力	134

第三辑 扶 贫 散 记

重沐乡村风情	139
苦涩的槐花	141
山韵	143
受伤的河流	145
麦收时节	147
养蚕的女人	149
牧羊女	151
采石人	153
与鸟为邻	155
寻访齐长城	157
山泉的音韵	159
泪为谁流	161
乡情悠悠	163
亲近庄稼	165
土地寄情	167
流泪的通知书	169
路与水的呼唤	171
山乡秋韵	173
牛羊协奏的村庄	175
山村月夜	177

那一片杨树林	179
--------------	-----

第四辑 谈天说地

寻觅刘一梦	183
成真的梦想	186
文学是否依然神圣	188
也说“五朵金花”	190
守住沂蒙 跳出沂蒙	192
钟情民歌	195
春风育桃李	197
帮老师出书	201
赢得你的人生	203
后记	205

第一辑

热 土 情 怀

沂蒙是片滚烫的热土,奉献的热土,在这片土地上,诞生了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为追求真理、为祖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甘洒热血写春秋,而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沂蒙人,我对这片热土怀着深深的眷恋。

——题记

沂 蒙 魂

文峰山上觅忠魂

一个细雨蒙蒙的秋日，我走进了这座位于抱犊崮山区的文峰山，引我而来的，不仅仅是文峰山的绮丽秀姿，而是静卧在山中的英雄忠魂。二十世纪上半叶在苍山县境内发生的轰轰烈烈的伟大壮举，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缩影。当你走进这苍松翠柏间，当你读着他们这些或熟悉或陌生的名字和他们曾经的作为，你会感到被深深地震撼。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苍山县共有 2076 名党的优秀儿女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同时有 1285 名外地的革命先烈把忠魂留在了苍山大地。在这些名字中，我们可以找到鲁南区党委书记赵博、苍山暴动红军司令郭云舫等我党我军优秀的干部。

站在苍山暴动烈士纪念碑前，那些闪光的名字是如此的耀眼夺目，他们的魂魄把我的思绪拉回到 67 年前。1932 年 9 月，在苍山县两间破旧的房子里，中共临郯县委诞生，刘之言任县委书记兼组织部长，郭云舫任军事部长。这个鲁南地区党的核心组织在发展壮大党的队伍的同时，开始策划苍山暴动。1933 年 7 月 6 日清晨，一个红日东升的日子里，暴动的枪声打响了，目标是当地的恶霸地主刘三。胜利后的暴动队伍群情振奋，砸开地主的粮仓救济贫民。当日，“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总队”成立，郭云舫任司令员，刘之言任政委。但敌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7 日和 8 日，当地

地主纠集反动民团武装 900 余人，朝暴动队伍扑来，我暴动队员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终因寡不敌众，队伍被打散。刘之言为掩护战友，在受重伤的情况下，把敌人吸引过来，最后壮烈牺牲。郭云舫不幸被俘。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高官厚禄引诱，郭云舫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最后英勇就义，时年 25 岁。

在文峰山的半山腰的一块平地上，竖立着“赵博烈士纪念碑”，碑的背面，是赵博烈士的生前战友、原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高克亭撰写的烈士传略。纪念碑右侧是八角形陵墓，正面是赵博烈士的铜像，其他三面则分别刻着烈士生前战友、原党和国家领导人薄一波、刘澜涛、王任重的题词。

赵博是陕西省府谷县人。1926 年，20 岁的赵博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受党的派遣到黄埔军校学习。历经了“四·一二”事变和千辛万苦，他根据党的安排转战各地，先后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兼市军委书记、津南特委书记。1940 年 4 月，鲁南区党委成立，赵博调任区党委书记兼鲁南军区政委。此时正处于抗日战争的低潮，而鲁南地区的斗争形势更是异常尖锐复杂。面对这种形势，鲁南区党委和八路军 115 师根据中央的指示，提出并实施了“翻边战术”，把斗争的焦点引向敌占区，同时带领群众发展生产，共渡难关。但日伪的扫荡却是一日紧趋一日，终于发生了“银厂惨案”。

1941 年 10 月 27 日，驻鲁南的国民党五十一军三三七旅六八三团张本枝部，勾结日伪军，伙同顽军荣子恒、王洪九部，对我鲁南地区进行了疯狂“扫荡”，袭击了鲁南区党委驻地银厂村。在突围途中，赵博突然想起区党委机要秘书不在机关，文件包没有带出，遂让电报员、警卫员突围，而他自己只身返回了住处。就在他刚刚把机要文件点燃，敌人就冲进来了，他被捕了。起初敌人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鲁南区党委书记，但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证实了他就是赵博。敌人软硬兼施，但赵博坚贞不屈。11 月 19 日，赵博被秘密押送到九女山一道山沟里，凶残的敌人将他活埋了，时年仅

35岁。为了纪念这位远离家乡、投身革命的烈士，1943年，鲁南区党委和鲁南行署决定，将边联县更名为赵博县。1944年春，将赵博烈士遗骨从九女山迁到了文峰山，并修建了赵博烈士墓和“银厂惨案纪念碑”。赵博县的群众是如此热爱这位党的优秀儿子，他们不知道该怎样表达对烈士的敬仰，就自发自动地捐集了390斤铜钱，精心铸造了赵博铜像，让这位英雄永远活在苍山人民的心中。

当我走下文峰山，在“文峰胜境”门处的两株雄龙厢守、已有千年树龄的银杏树边静思，我思索了许多许多。两株古树目睹了发生在它们身边的代代历史，更目睹了发生在三四十年代这里的炮火硝烟。如今，它们作为文峰山的守卫人，守卫着在这座山上的沉睡的英魂。

英 雄 祭

我来到“抗日第一村”莒南县渊子崖的时候，正是一个硕果累累的秋季。村庄被一片片的果园包围着，凉爽的风送来苹果熟透了的那种清香，那份丰收的氛围。你很难想象这里58年前发生过一场震惊全国的血战，因为除了那座依然挺立的六角七级的烈士纪念馆，当年战争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了。但岁月洗去的只是烈士的鲜血和村庄的残垣，却洗不去先烈的浩浩英名和不屈的灵魂，我分明又听到了那场惨烈战斗的厮杀声，分明又看到了那一幕幕民族英雄的群雕，猛然间我感到心灵的震颤以及对英雄们的肃然起敬！

发生那场惨烈战斗58年后的今天，我来到沂蒙山区的这个村子，不是来看风景，也不是来观赏丰收的景象享受丰收的喜悦，而是想寻觅那些不死的灵魂，寻觅那震撼人心的民族气节，寻觅一面永远鼓荡在我心灵深处的招展旗帜。那是沂蒙抗暴史上一次最惊

心动魄的壮举，是一个村庄由农民自发组织的规模最大、最激烈、最悲壮也最气派、最代表民气民魄的抗日一仗。那是一场敌我力量反差巨大的血战，一边是 1000 多名装备精良、凶神恶煞的鬼子兵，一边是 312 名手持大刀、长矛、铁叉、擰面杖的男女老幼的中国农民。这是发生在 1941 年冬天的噩梦，面对打到自家门口的无情杀手，沂蒙人别无选择地抄起土家伙抗击倭寇。人们没有畏惧异常强大的敌人，抱着拼死保家卫国的信念与敌人决一雌雄。战斗打响的时候是在早晨，没有任何防备的渊子崖村民正赶集的赶集上坡的上坡，敌人分三路突然包围了村庄，当听到枪响，人们爬上围墙看到周围遍地是兵，村长林凡义随即组织起了村里仅有的 312 名群众，双方就展开了激战。敌人的小钢炮、机枪朝村里轰炸扫射，渊子崖的群众开始用仅有的五子炮、生铁牛朝敌群里打，但围墙随后被敌人的炮弹炸开，疯狂的敌人冲进了村庄，街上、院子、屋里处处都成了拼杀的战场。大到六七十岁的老人，小到十几岁的孩子，把所有的愤怒和仇恨都集中在土武器上，刺、砍、砸、咬向敌人。儿子倒了，父亲继续举着长矛刺向敌人；丈夫死了，妻子抡起铁锹朝鬼子铲去；一个汉子举着铡刀在围墙的缺口，一连劈死了 7 个鬼子；一个村民抱着炸药罐与三个日寇同归于尽……战斗整整持续了一天一夜，村庄终被敌人占领，他们疯狂地开始烧杀……渊子崖血流成河。区长冯干三带领区小队赶来增援，十几人也壮烈牺牲，冯干三身上中了 7 刀。

那场悲壮的战斗渊子崖村有 147 名村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而自恃强大的日寇也添上了 112 具尸体。那场当时震撼全国的村民抗战，成为中国民族精神的有力展示，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血洗后的渊子崖人并没有倒下，许多青年人养好伤后参加了八路军。

敌人也许永远也想不明白也无法理解，这些手持大刀长矛土

枪土炮的庄稼汉们，怎么就敢与他们那些精良装备、训练有素的兵们决战？多少年后他们也许会明白，中国人的民族气节要比他们的武士道精神所爆发出来的力量大得多，这也就是他们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吧。

1944年，滨海专署在村北建起了一座六角七级的烈士纪念塔，刻上了147名烈士的英名。那些名字对我们这些后辈来讲是陌生的，但又是熟悉的，他们的名字叫先烈。

53年后的1994年，南京军区一位副司令员带着官兵重回渊子崖，这位将军当年曾在这一带战斗过，他说，渊子崖保卫战在全国是第一家，称得上是“抗日第一村”。他题了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民族之光。

若干年后烈士纪念塔周围成了果园，一直在这里看果园的，是当年领导全村与日寇血战幸存的村长林凡义。我想，老人之所以要这样做，是想日夜守护着那些烈士的英灵，怀裹着他那最真挚的同胞情结。

告别渊子崖我不住地回头，我仿佛又听到了历史的回声，莫忘历史，莫忘历史。是的，任何一个有民族气节和民族感情的中国人，是不会忘记那段历史的。

伟哉，孟良崮

孟良崮的扬名不是远古历史上那个美丽的传说，而是解放战争年代在这里发生的那场震惊全国的战役。

在沂蒙山区6000余座大大小小的山头当中，孟良崮数不着最高，也数不着最美，他的兄长蒙山和沂山要比他高大得多，绮丽得多，但在国人的心目中，他俨然就是沂蒙山的代名词。许许多多的人千里迢迢来到沂蒙，就是要看看在他们心目中最伟岸、最险峻也最神圣的孟良崮。

生于沂蒙长于沂蒙,对孟良崮不算太陌生了。在没亲临之前,从教科书的记载和父辈们的追忆中,我便领悟了关于孟良崮的种种传说和故事。之后,我就多次走进了他宽阔的怀抱,领略了他的神韵和壮伟。而每一次的亲睹,都有一种不同的感受和回味,更增添了一份虔诚般的敬仰。

孟良崮那个最初的传说源于北宋,这也是孟良崮得名的由来。相传北宋名将孟良为抗辽曾在这里操练兵马,后人出于对这位民族英雄的敬仰,便称这座山峰为孟良崮。由此看来,这里自古就是兵家之地。历史偏偏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又在这里上演了一幕战争大戏,那场大戏演得壮烈,演得辉煌。共产党与国民党都集结了数十万兵力,要在沂蒙山区决一雌雄。但蒋介石没敌过毛泽东,更具体地说张灵甫没敌过陈毅。陈毅说了一句要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说兑现就兑现了。那场鏖战仅仅持续了三天三夜,蒋介石的王牌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全部、整编第八十三师第五十七团及部分援敌,共3.8万余人就命归黄泉或缴械投降了,中将师长、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张灵甫再也见不到他的“校长”了。蒋介石获息他的“五大主力”中的第一大主力被歼,哀叹是他“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那部叫做《巍巍昆仑》的电影有这样一个镜头:当蒋介石听到七十四师全军覆没的消息时,很明显地趑趄了一下险些栽倒,我相信蒋介石那时的心态绝对会是这样的。

这场战役无疑给蒋介石当头一棍!他不得不下令暂时停止了
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而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对山东、华东乃至全国的战局,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扭转。

几十年后我来到孟良崮,当年战争的遗迹已被岁月的风雨洗去了,苍松翠柏又覆盖了一座又一座山头,嶙峋的山石依然挺立,看着那险峻陡峭的孟良崮,你可以想象当年人民解放军在枪林弹雨中攻上山巅是怎样的艰难,要知道现在我们在观赏景观的情致中爬上山顶也要费九牛二虎之力。